

夏韵沉醉在曼泽湖

◎赵公友

自怡园是潍坊一处开放的园林式休闲公园，颇有几分江南的韵味。始建于清嘉庆年间，初名南松园，后更名为自怡园，光绪年间圯废。1992年，市政府按《自怡园图》复建，成为了今天的模样。

园中一湖，湖水宛若一块浓稠的碧玉，深绿得仿佛沉淀了所有季节的草木精魂，又倒映着岸上树的深影，愈添几分幽邃。炎热的夏日，掠过湖面的每一缕风，都能轻抚出悠闲的时光。《楚辞·大招》中有“曼泽怡面，血气盛只”的诗句，湖曰“曼泽湖”，大概如是。

夏日的曼泽湖，是一个丰满而挤满了绿色的世界。在湖的四周，绿树环合，翠竹清幽，花草满地。一条绕湖健身的彩色跑道上，四季里的每一个早晨，都落满了晨练者的足迹，尤以夏季更甚。

湖南侧的两排法桐，加入了曼泽湖庇护者的行列，有成人一搂多粗的树干，如盖的茂密的树冠，筑起了一段绿色长廊，不仅夏日能遮荫，即是有小雨的天气，那密密匝匝的树叶，也会为你撑起一把天然的绿伞，以避风雨之袭。

垂柳是曼泽湖的又一道风景，围岸而植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是她妩媚的春色。到了夏日，鹅黄的绿渐呈现墨绿色或翡翠色的厚重质感，绿意盎然的枝条，如同一帘帘

瀑布自然垂落，而婀娜飘逸的姿态，让你感觉她是一位优雅的女子。波光粼粼，柳影婆娑，仿佛置身梦幻仙境。柳枝摇曳成诗，宛如流动的绿色乐章。柳姿倒影成画，光影交错间仿佛能听见自然的私语。蝉鸣，莺啼，鸟语，倾听天籁之音，让人心醉。

荷，是夏日曼泽湖的明星，是当之无愧的颜值担当。曼泽湖，是自怡园的灵魂。而荷，却是曼泽湖的灵魂。从暮春的“圆荷浮小叶，细麦落轻花”就期许着一场与夏相逢的浪漫。先是小荷尖尖，如少年少女的羞见，再是花开盛宴，莲叶接天，舞着青春的身姿，给人以生如夏花的绚烂。若是早晨或雨天来到曼泽湖，空气中浮动着清甜微凉的荷香，直沁入人心脾深处。那香气，仿佛一剂柔和的药，涤荡了肺腑里的燥热浊气，使人爽心悦怡。

一湖的荷，在起伏的碧绿中，有时宛若仙子凌波，有时亭亭静立，自有一种灵动的妩媚。湖面之上，阳光被揉碎了，浮金点点，跳跃不定。蜻蜓时而点水，时而“钉”在荷箭上，恍如一个凝滞的标点，突然又急急飞走了。偶尔有鱼儿甩尾，尾鳍搅动水面，倏忽间便只剩下一圈圈涟漪，缓缓地荡开去。几只水鸭游来游去，平添了几分闲适。无论是

早晨，还是薄暮，曼泽湖都展现着它的自然时序之美。

自怡园中的建筑，颇有些徽派的元素，青筠别馆、绛雪居、湖山真意亭等依湖或绕湖而建，有近百副楹联挂于其中。从此，曼泽湖不再是单一的荷的天地，湖光水色的美景，篆刻在一副副的楹联中，汇成一场楹联的饕餮盛宴。

湖光竹影里的“青筠别馆”，一座粉墙黛瓦的徽韵风格的建筑，以荷为邻，以水为镜，成为曼泽湖中独特的一景。馆内时常有京剧票友的相聚，那京韵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，给炎夏夏日一抹静心的清凉。京剧唱腔婉转回肠，搭配京胡、月琴等传统乐器，带来了“弦音绕湖”的沉浸感。

蜿蜒在湖畔的石磨小径，静静躺在树木花草的怀里。那一块块石磨的造型，一道道石纹，恰如荷花叶脉千年的沉淀，像极了岁月遗留的年轮。农耕千年的烟火，弥漫在湖水的烟波里。一墙之隔的西园街市场上，不时传来小米煎饼、石磨小豆腐的叫卖声，那是脚下已做了小径的石磨另一半生命的延续。有的石磨，成了湖畔的风景；有的石磨，还离不开生活的烟火。一半烟火，一半诗意，在这里交相。

湖岸曲折，奇石错落，最亮眼的要

数这石上的朱印篆刻。它汇集了先秦古玺、秦汉魏晋隋唐宋元印章和明清近代中日韩篆刻名家精品印章120余方，篆刻艺术凝于石上，尽显“方寸之间，气象万千”之美，为“金石之都”的潍坊，增添了一抹文韵新气象。

漫步夏日的曼泽湖，蝉鸣起于岸边林间，时高时低，连绵不断，织成一张无形的声音之网，笼罩了整个曼泽湖的空间。黄鹂、柳莺小巧玲珑的身姿，华美的羽毛在枝叶间闪烁，清脆婉转悦耳的歌声，在耳畔萦绕，好一幅“阴阴夏木啭黄鹂”的美妙画卷。夏荷摇曳曼妙，亭台楼阁廊榭有楹联相缀，嶙峋怪石有朱印拱围，四周有草木葱茏。在这样的天地里行走，景色温婉秀丽，鸟鸣清脆悦耳，已是让人心悅神怡，而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底色，更令人流连忘返。

自怡园是一座疏朗、悠闲、明亮、美丽的公园，曼泽湖主宰了整个夏季的时光。曼泽湖之夏，以一片深沉的碧绿，将喧嚣尽数吸纳，再轻轻吐出清凉。它用浮光、荷香、蝉声、鸟鸣，交织成一片令人沉醉的剪影。

夏日的早晨，居住在曼泽湖附近的人们不再懒惰，与太阳一起苏醒，犹然成为沐浴在曼泽湖风光里的宠儿，陶醉在曼泽湖的夏韵里。

炎夏喜雨

◎易玲

这几日连续有雨，雨水时来时收，太阳时隐时现。

孩子多半喜欢下雨，因为转雨伞和踩水坑都很好玩。文艺少年喜欢下雨，因为雨天很适合强说愁。小说和影视剧常用暴雨来营造气氛，加强情感冲突。我也喜欢下雨，尤其是在旷日持久的春旱之后，在连续多日的暑热之后，在日甚一日的秋燥之后，一场痛快淋漓的倾盆大雨，那是自然的恩赐，是珍贵的甘霖。而且如果是盛夏，往往雨脚一收，太阳随后便出来了，一道美丽的彩虹挂在晴朗的天边，有时甚至是两道彩虹。此时，天宇明净，空气凉爽，植物鲜亮，鸟啼清脆，氧气充足到使人沉醉，真是难以尽述其好处。

我曾多次夏日途中遇雨，因为夏雨不冷，所以不急也不恼，反而欢喜得很。大学时，暑假里逛街回来，刚走到校门口，赶上了一阵急雨，瓢泼似的，撒豆似的。这样的急雨，急到太阳一时还来不及躲进云层里，依然洒下光辉；这样的阵仗，亿万雨箭齐发，铺天盖地而来。没带伞，跑到最近的宣传窗下避雨，耳畔劲风携雨横扫，头顶雨珠穿林打叶，树枝上也坠落下串串雨链，根本避无可避，很快，衣裤头发全湿了，路面上雨水汩汩奔流，积水处能淹没脚脖子。宿舍就在百米之外，却因层层叠叠的雨幕阻隔，仿佛海市蜃楼，遥不可及。站了一会儿，我突然心生豪情，决定不避雨了，虽没有竹杖芒鞋，也没有蓑衣斗笠，又何妨学着苏东坡“吟啸且徐行”“烟雨任平生”呢？于是，我就这么头顶毫无遮蔽地走进漫天大雨里去了，走进宿舍楼前雨水汤汤的广场里去了。我一点也没有加快脚步，全不顾自己早已成了落汤鸡，闲庭信步似的，低头欣赏着雨珠溅起的大朵水花。我喜欢它们如同一朵朵稍纵即逝的牡丹花，前赴后继，挨挨挤挤。我心里为自己难得的放任而窃喜，那种快活感几乎要冲破喉咙，几乎忍不住也要“吟啸”一番。

还有一次是带着孩子被困车中，我们索性就在车里安心赏雨。暴雨如注，雨点像密集的子弹敲打在车窗上，雨线似湍流的瀑布“哗哗”流淌，雨声在钢铁密闭空间里被无限放大，满世界激越共鸣。两个孩子的兴奋也无限放大，一边听雨一边欢呼，一边在被水汽渐渐模糊了的车窗上用手指头画画，多么浪漫，多么有趣。

夏天多暴雨，骤雨、雷雨，及时雨，宜竹林听雨，芭蕉听雨，荷塘听雨，瓦檐听雨；宜麦地听雨，农舍听雨，江边听雨，旷野听雨。雨有时是润物细无声的，有时是“沙啦啦”轻吟的，有时是“哗啦啦”欢唱的；也常常伴着刺破苍穹的耀眼闪电而来，伴着震天动地的滚雷鼓点而来，伴着金戈铁马的奔腾气势而来。

看，又是一场夏雨，排山倒海而来，跨峰越岭而来，横扫草木而来。听雨，赏雨，读雨，伴着雨声雨景雨词写雨，不亦乐乎？

一头牛的夏日浪漫

◎钟读花

夏天，农活很少，对于一头牛来说，主要是养膘，为即将到来的秋忙养精蓄锐。马上到来的秋天，一头牛，要秋收，要秋种，忙得不暇顾腹，累得疲惫不堪。

因之，对于一头牛来说，夏天，是最悠闲自在的时候。甚至于，可以悠闲出一份浪漫和诗意。

夏天，孩童们放暑假了，于是，牧牛的事，就属于他们的了。出坡，不能太早，太早了草上有露水，牛是不喜欢吃露水草的。必得早饭后，太阳已经高高升起，牛到田野，露水也大多干了。草露晞，方好。新露后的青草，嫩、滑、鲜、香，牛吃得欢。

出坡的过程，最美。通常是，人在前，牛在后。孩童用一条绳牵着牛走。人姗姗，牛缓缓，都不急，尤其是一头牛，身后没有皮鞭驱赶着，慢悠悠的性情得到了肆意的表达。那份慢悠悠的情状，让人想到慢转的时光，想到天长日久的好日子。所以说，慢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美。出了村庄，孩童便会将绳缠绕在牛脖子上，放上一头牛自由行走。这时，大多牛在前，人在后，在后的孩童手中持一根树枝，象征性地抽打着。

牛角或者牛脖子上，会挂一只书包，书包里装着几本揉不成样子的书。书包挂着，随着牛头的摆动而不停晃动，但总也掉不下来。晃悠悠的，在地面投下摇摆不定的影子，有点皮影戏的情味。

多年之后，知道白石老人小时候，亦是牛角挂书包，于是，就觉得乡村孩童的行为，很是有了一份文化的韵味，是农耕文化的细节表现。

夏日，草木茂盛。来到田野，一头牛很容易就找到一块丰草地。于是，啃草。

牛啃草，大有情趣。它不会左右观望。一头牛，一旦开始啃草，就只顾啃草，垂首、凝神，一直前行，直到草地的尽头，然后，再另啃一趟。所以，你会发现，一块草地，一旦被一头牛啃食过，就会留下一道道草沟，那些草沟，泛出湿漉漉的青草味。

有牛的地方，就一定有牛虻。牛虻专门附着在牛身上吸取牛的血。不仅有牛虻，草地上还有一种淡黄色的蝴蝶，有时会栖落在牛角上，仿佛牛角上开出了一朵金黄色的花——很美，美在一点黄。

牛啃草的时候，孩童会找一块阴凉地，念几页书，或者满地寻觅，捕捉蜻蜓。捕捉到的蜻蜓，用草棒串起插在自己的斗笠上。有时，孩童也会走近啃草的牛，帮助拍打牛虻。这时候，你会发现拍打牛虻的孩童，眼光中透着丝丝的爱怜之意，而牛的眼睛，则露出一丝很享受的温柔。

牧牛，大多是一整天。这时，就需带上午饭。午饭通常是一块饼子，几根咸菜条。晌午，牛大多也已吃饱了，孩童就将牛牵到一块小树林中休息。

孩童吃过饭，藉草而睡，孩童是真睡，或许会甜甜一觉；一头牛，也在睡，但却是假寐，它卧在那儿，眯着眼，不停地反刍，稍有惊动，便会睁大眼睛，“哞哞”地叫几声，以宣示它机警的存在。此时，你若站在旁边，认真观察一头牛，就会发现：牛的皮毛，异常顺滑；牛膘厚实，饱满，洋溢着一种坚实、倔强的力量之美。这，就是“养膘”的结果。

卧着的牛，很安静，是一幅“卧牛图”。

黄昏，夕阳西斜，牧牛回归。这时，必定是牛在前，人在后，人与牛共同拉下一道长长的影子，绘出一幅生动的“牧归剪影图”。

感觉，这幅剪影图，就是从《诗经》中走出来的——“鸡栖于埭，日之夕矣，牛羊下来”。

知了声声

◎崔炳信

在那悠长而炽热的夏日，蝉，这小小的生灵，总是以最质朴也最响亮的方式，陪伴着我们童年的每一个清晨、午后和夜晚。可以说，乡村的夏天之所以更像夏天，就与那些声声不息的众多蝉有关。

蝉的俗名知了，它承载了许多人童年的美好回忆。小时候，每当夏至过后，孩子们突然忙碌了起来。傍晚时分，或提一盏马提灯，或拿一个手电筒，捎上铁铲之类，约上几个小伙伴，捉知了猴去。太阳落山之时，知了猴一般还没有钻出地表，如果发现一个刚刚戳破的小孔，就要小心地抠一下，因为这多是知了猴破土而出的迹象。当知了猴发现了你这位不速之客，往往会迅速坠到洞底，这时就需要你用铁铲在边上挖开了。当照明工具亮起来，知了猴大多已经出洞了，假如看到一个小洞圆且深，十有八九是知了猴的“老巢”，这时你的搜寻范围就该是附近地面及杂草树木了。钻出洞的知了猴会选中一处杂草或树木，慢慢爬到自认为合适的位置，开始它美丽的蜕变。

当知了猴背部出现一条黑色的裂缝时，蜕皮的过程就开始了。它前腿呈勾状，紧紧抓住树木或枝叶，慢慢地，先是头部从壳中分离，然后是前腿，当上半身获得自由之后，它会做一个惊险的倒挂动作，这时它的双翼顺势展开。当知了完全从壳中脱离的时候，其身体是嫩绿色的，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脱胎换骨，新生的知了精神抖擞地抓牢了空壳子，垂直面对树身，这有利于双翼的伸展和变硬，然后，知了就有了足够的资本开始飞翔和嘹亮生命了。

知了声声，带来欢乐无限。有人说，蝉鸣是富有穿透力的。雄蝉腹部两侧有专门的发声器官，靠振动鼓膜发出响亮的声音。闷热的午后，或是雨后的黄昏，某一只雄蝉敞开嗓门开始“领唱”，立刻便有无数雌蝉遥相呼应。它们绝不会患得患失，它们的歌唱专注而投入，珍惜当下，誓将每一个日子唱圆、唱满，这风格，倒是像极了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的诗仙了。

而树底下，不惧炎热的孩子们两人一组，加入了粘知了的行列。拿一根长长的竹竿，顶端裹上一团面筋，悄悄地靠近叫得正欢的知了。知了正隐于绿叶之间引吭高歌，怡然自乐，丝毫意识不到危险在逼近，等面筋碰到它的翅膀时，已在劫难逃了，越挣扎，粘得越牢。放下竹竿，另一搭档赶紧上前，捉住了放进早已准备好的瓶子里。更多时候，孩子们还会捎一个塑料袋，专拣“知了壳”，据说它是一种中药材，积少成多，拿到药店换回一些零花钱，这样等卖冰棍儿的大叔到来时，就不用眼巴巴地看着流口水了。

潍坊·夏

蝉声点点

◎福堂

夏天是从声音里醒来的。

先是零星的几声，像谁不小心碰落了树梢的露珠。接着，叫声便密了，此起彼伏，终于连成一片，沸起来——是蝉。它们藏在油绿的叶子背面，藏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空气里，一声接一声，不知疲倦地喊。这声音不是唱，是蒸腾。像地底的热气找到了出口，一股脑儿往上涌，把整个季节都蒸得暖烘烘，亮晃晃。天地间，便成了一个林子，被这声音灌满了。

阳光，就在这声音的河流里淌下来。不再是整块整块的，而是被头顶密密的绿叶，筛啊筛，筛成了细碎的光斑，筛成了跳动的金粒子，筛成了在林间小路上、在青石板上、在小孩汗湿的脖颈上打滚的光点。它们那么轻，带着叶子滤过的温度，飘飘忽忽地落。落在老斑斑驳驳的影子，那影子便暖了一小块；落在溪边厚厚的青苔上，苔藓像吸饱了光，懒洋洋地绿着；落在一个仰着脸的孩子的睫毛上，他眨眨眼，那点暖意便滑进了笑声里，转眼又被满耳的蝉声盖住了。

这光斑跳跃的地方，就是筛过的大自然。它滤掉了暑气的蛮横，只剩下光与影的游戏，清凉在影子里悄悄招手。

气温，是低着头的。它不张扬，贴着地皮，悄悄蹭过脚踝，缠绕着裤腿，漫上来。从一片浓阴走到一小块阳光直射的空地，那突然裹上身的暖，不烫人，倒像是一个沉默的招呼，那么熟悉，就像大清早推开院

门，撞见隔壁阿婆挎着篮子去买菜，她对你点点头，眼角弯了弯，轻轻一声：“早啊。”

就是这样一个照面。短得来不及回应，却像一粒小小的，温热的种子，掉进心里，悄悄发了芽。那被蝉声搅得有点毛躁的心绪，一下子就被抚平了。一种小小的，安静的欢喜，就这么从心底冒出来，像藤蔓上悄悄探头的嫩芽。它不吵闹，就是一股子沉静的暖意，让你觉得这世界待你挺好。这欢喜，竟能甜丝丝地绕上一整天。后来太阳再晒，汗流得再多，或者遇上点小烦恼，只要想起那个清晨的点头和弯弯的眼角，心里那块小小的暖地，就还在。

蝉声和光影，像一把钥匙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轻轻拧开了记忆的门。

也是一个被蝉声泡透的午后吧？只记得那一幕，像刚洗过一样干净明亮，是“你”，也许是穿着花布裙的小丫头，也许是刚在泥地里打过滚的野小子。不知为什么，“你”忽然回过头来。阳光斜斜地照着“你”的脸颊，睫毛像小刷子。然后，“你”笑了。

那笑不是准备好的，带着点被突然发现的羞，嘴角先是一抿，接着，像一朵小花在风里抖了抖花瓣，倏地绽开了。干干净净，像被露水洗过，牙齿也许还黏着一颗，可那光，亮得能照亮一片树阴。那笑容里，有刚抬的狗尾巴草，有井水里冰过的黄瓜的清甜，有光脚丫踩在晒烫的石板路上“滋滋”一声的痛快。

那一笑，轻轻的，像一片羽毛，

无声地飘落。它没有掉在地上，却稳稳地，落进了我那时敞着的、大大的衣兜里。

那是个口袋能装下整个夏天的年纪。天蓝得像刚染的布，烦恼像蜻蜓点水，快乐却像蝉鸣一样响得理直气壮。衣兜里，鼓囊囊塞着几颗圆溜溜的小石子，一块舍不得吃的糖，一只刚捡到的，金灿灿的蝉蜕。而“你”那回头的、带着点羞又亮闪闪的一笑，就成了这衣兜里最宝贝的糖。它没有形状，却又沉甸甸的，压住了时光的衣角。

后来，每当蝉声又起，光斑又在林间蹦跳，那份熟悉的欢喜又悄悄爬上心头时，我的手总会不自觉地，往记忆的衣兜里掏一掏，指尖仿佛还能触到那笑容的边儿，温温的，带着点阳光晒过棉布的香，带着点青草汁儿的味儿。它就那么安静地躺着，像一粒小小的，不会融化的糖，标记着那个被蝉鸣、阳光和无邪染透的、金灿灿的夏天。

蝉声点点，是夏天打在时间河面上的水漂。它年复一年地响着，提醒我们，总有些东西，像衣兜里藏着的那颗糖，没有被热风吹化，没有被尘土掩埋。它们只是沉下去，在心底最软和的地方，变成一小片永远晒不干的阳光。当蝉声再次灌满耳朵，我们就能顺着这声音往回走，捞出那个亮闪闪的年头，让那点无邪的光，暖一暖此刻或许沾了灰尘的脚背。

蝉声还在，光点还在蹦跳。衣兜里的糖，也还在。

